

# 選舉後的葡萄牙政局

沈鈞傳

## 溫和派政黨獲得勝舉

結案將近半世紀獨裁統治一週年紀念日，葡萄牙在四月廿五日，舉行四十九年來的第一次自由而公平的選舉，參加投票的人數高達全部選民的百分之九十二。在此次選舉前，由於左傾軍人和葡共聲勢囂張，儘管民意測驗顯示葡共未得人心，一般人却擔心會發生可慮的局面，但是結果頗出人的意料之外，溫和派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葡共已遭到唾棄。

這次選舉的目的在選出二百四十七名制憲代表，以便成立一個制憲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草擬憲法。選舉的結果如下：

索阿瑞斯（Mario Soares）的社會黨，獲得百分之卅八的選票，在制憲會議中獲一百一十五席。

卡奈洛（Francisco Sa Carneiro）的人民民主黨（Popular Democrats），獲得百分之廿六的選票，獲八十席。

孔哈爾（Alvaro Cunhal）的共產黨，僅獲百分之十二·五的選票，得派制憲代表三十席。

葡共的同路人「民主運動」（Democratic Movement），得票百分之四，獲制憲代表五席。

唯一獲准參加競選的右翼保守政黨中央社會民主黨（Center Social Democrats），得票百分之八，獲制憲代表十六席①。

這次選舉充分顯示出，葡萄牙人民對歐洲民主制度的嚮往，因此溫和的社會黨和中間偏左的人民民主黨得票超過了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制憲代表的人數達一九五席，超過了總數的三分之二，如上述兩黨能在政治上攜手合作，可以說這是一次溫和派的全面勝利，誠如社會黨領袖索阿瑞斯所說的：「葡萄牙人民審慎地選擇了社會主義」，「這是一次葡萄牙人民的勝利」。

另一方面，和掌握國家政治實權的「武裝部隊運動」密切合作的葡共及

選舉後的葡萄牙政局

其同路人「民主運動」，其得票總數約僅百分之十七，制憲代表僅卅五席，顯然並未達到其最低的要求，葡共第二號頭目巴多（Oscar Pato）曾經說過，任何少於百分之廿的選票，就不能令人滿意。可是葡共爲了掩飾其失敗的窘態，乃宣稱這次選舉是一次「左派的勝利」，其實社會黨主張實行議會制度，本質上與西歐社會主義政黨相類似，與葡共的政治主張和策略路線並不一致，除此以外，在競選期間，執政的「武裝部隊運動」曾要求人民在無法選擇的情況下，盡量投空白票，希望減少溫和派政黨的得票率，可是據統計，空白票僅佔百分之七，由此反映出大多數人民對選舉的態度非常慎重。

這次葡萄牙的選舉雖然溫和派獲得勝利，左派軍人和葡共遭到挫折，但是這僅是一項制憲代表的選舉，不涉及政府的改組問題，也不影響現有的內閣人事，而且在選舉之前，「武裝部隊運動」已於四月十一日迫使參加競選的六個主要政黨簽署一項協約，讓該「運動」最高權力機關的廿八人「革命委員會」，在今後三至五年內，繼續掌握國家的全部政治實權，今後「革命委員會」將不僅有權指導憲法的草擬，而且也有權任命未來的總統，同時對總理人選、國防政策和經濟措施都操有否決之權。誠如一位「革命委員會」的委員所說的：「保證完成一部進步而使國家趨於社會主義的憲法是我們的責任」②，又有一位重要委員談到有關選舉時表示：「我們不必擔心選舉的結果，未來的新憲法草案一定符合我們的政治方針」③，因此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舉行的選舉，儘管人民對選舉的狂熱，對溫和派政黨的支持，其結果實際上並沒有民主政治應具的實質意義，只能說是一項民意測驗或者是一次對人民的政治教育吧了。不過無論如何，選舉的結果，對「武裝部隊運動」和葡共是一項很大的衝擊，人民民主黨的一位現任不管部長莫他（Magalhães Mota）很高興地說過：「我們的敵對者，今後必須考慮到民意了」④。

## 社會黨與葡共鬥爭尖銳化

葡萄牙選舉後，執政的「武裝部隊運動」中的左傾急進派，有意使用壓

力，使社會黨和葡共組織聯盟，以避免社會黨和人民民主黨結成溫和派的政治力量，可是索阿瑞斯則希望組織一個三黨的「三角聯盟」，這一點顯然不為左傾軍人和葡共所接受，因此黨派間的鬥爭日漸公開，兩個溫和派政黨為了打擊葡共，曾提出兩點主張，一方面要求擴大舉行地方議會選舉，期使葡共及其同路人「民主運動」失去其地方控制力量；另一方面則反對「民主運動」繼續參加政府，認為在選舉中僅獲百分之四的選票，沒有足夠的民意支持，這一點表面上在打擊「民主運動」在現政府中擁有兩席部長，實際上則暗示，內閣應依選舉的結果作新的調整<sup>⑤</sup>，希望溫和派能壓倒共黨及其同路人的勢力。

一項公開的衝突，起於「武裝部隊運動」所控制的「革命委員會」，突然不顧社會黨和其他政黨的反對，下令使共黨控制下的「工聯」成為全國唯一的勞工聯盟<sup>⑥</sup>，這一偏袒措施對於最近選舉獲勝的非共政黨無疑是個重大的挑戰。據官方人士透露，這項命令將在慶祝五一勞動節的大會上作正式的宣佈，因此公開的衝突終於在當天發生，共黨的警衛人員阻擋社會黨和其他政黨的領袖進入里斯本「五一體育場」發表演說，並發生毆打事件，社會黨人在場外高呼「我們是選舉勝利者」的口號。事後葡共指責社會黨要負起擾亂秩序的責任，而社會黨則發表聲明，嚴辭譴責共黨的非法行為，人民民主黨也指控政府實行新的獨裁統治。翌日，社會黨在里斯本商業區舉行示威抗議大遊行，並高呼「打倒獨裁」的口號，軍隊在首都各要道佈防，並包圍社會黨的羣衆大會，在軍隊的壓力下，索阿瑞斯不得不下令示威隊伍解散。事後，總理岡沙爾維斯邀請索阿瑞斯從事緊急磋商，聯合內閣並立即召開會議，商討解決選舉後的第一次政治危機。

聯合內閣深怕社會黨和人民民主黨退出政府，使共黨成為支持政府的唯一政黨，而索阿瑞斯則處在選民和左傾軍事政府的夾縫中間，處境非常困難，如果他向「武裝部隊運動」屈服，則有背於人民的付托和民主政治的實行；如果他過份堅持對選民的責任，則很可能再遭牢獄之災或再度受到放逐，所以他只好自我解嘲地表示：「在革命過程中，我們不能和任何人分裂，我們也不必排除任何政敵」<sup>⑦</sup>。於是社會黨的索阿瑞斯與葡共頭子孔哈爾在五月六日聯合發表聲明，願意在人民與「武裝部隊運動」聯盟的範圍內合作，雙方的聯合公報雖然宣稱，這次會議對促成未來的進一步再團結，極有幫助。

可是事實上社會黨和敵對的左派軍人及葡共間的瓜葛仍然存在，尤其在五月六日的會談後的公報中，對糾纏已久的工會控制問題未曾提到，可見這只是一種暫時的妥協。事情果然不出所料，葡共在全面控制全國工會之後，又決定對全國唯一不在共黨控制下的社會黨機關報「共和報」收歸國有，以便進一步壓制輿論和新聞自由。最初葡共的機關報「阿文得」(Avante)為文抨擊索阿瑞斯領導「反蘇」運動，同時暗示，他和三月十一日的流產政變有所牽連。可是當索阿瑞斯在自己的「共和報」中，以廣大的篇幅反擊葡共之際，共黨的排字工人竟然拒絕交出報紙模板，同時該報的編輯不得不要求內政部關閉報館，以待爭論之解決<sup>⑧</sup>。雙方僵持到五月廿日，共黨排字工人擅自佔領報館，準備和該報編輯奪取控制報館之權力，引起了兩黨間的再度衝突，軍政府當局立即封閉該報，並派軍隊在報館門口守衛，拒絕社會黨領袖進入。社會黨籍的部長向當局提出抗議，除非報館獲得重開，否則決定退出聯合內閣，同時還號召各界舉行羣衆大會，以遊行示威來抗議政府的壓制輿論行動。這一情勢的發展，很可能促使左傾軍人集團解散政黨，實行澈底的左派獨裁。

## 軍方袒護葡共社會黨面臨抉擇

當溫和派政黨在四月廿五日的選舉中獲勝以後，曾使「武裝部隊運動」內部的溫和份子感到莫大的鼓舞，尤其那些不甘受葡共擺佈的重要領導人物，認為擁護葡共利益的岡沙爾維斯總理應該去職，讓溫和派軍人控制大局，以避免葡萄牙走上左派軍人與共黨獨裁之路。一般盛傳前安哥拉高級專員古丁豪海軍上將(Admiral Rosa Coutinho)是個理想的領導人，他曾鼓吹「不結盟的第三世界社會主義」的政治主張，在「武裝部隊運動」中他已經獲得實質上的支持，現任外交部長安杜尼斯少校(Maj. Melo Antunes)和阿維斯少校(Maj. Vitor Alves)的主張都比較接近社會黨和人民民主黨的理想，無形中都成為古丁豪的支持者。同時古氏的反共立場頗為堅決，曾經大聲疾呼反對蘇俄帝國主義，為了壓制葡共的囂張聲勢，古丁豪頗有脫穎而出的可能。可是古氏是個缺乏民主素養的軍人，一度主張「武裝部隊運動」單獨成立一個政黨，後經葡共和左派軍人的反對，乃見風轉舵，贊成由社會黨

和葡共聯合的政治主張，其目的還是想利用社會黨社會基礎來牽制葡共，可是這兩個政黨始終處於敵對狀態，根本無法在政治上取得妥協。事實上，葡共在左派軍人支持下，早就在政治上能够毫無顧忌地爲所欲爲，葡共今天能夠不經內閣會議控制全國總工會，能夠漠視國家法令和新聞自由，打擊社會黨的「共和報」，使全國廣播和新聞事業在它一手控制之下，在經濟上更促使現政府採取一系列的國有化運動，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出共黨和左派軍人已成爲密不可分整體。今天古丁豪雖有意領導溫和派奪取「武裝部隊運動」的領導權，但是其決定因素要看負責國內安全機關的卡爾瓦和(Bragalier de Carvalho)態度而定。卡氏雖非共產黨徒，但是其政治動向却捉摸不定，就目前的發展來看，社會黨和人民民主黨，在政治上一再受到壓迫，「武裝部隊運動」也開始整肅溫和派將領，六月十五日公開反對「革命委員會」左傾政策的空軍總司令狄亞斯將軍(Gen. Narciso Mendes Dias)被迫提出辭呈，遺缺由左派軍人繼任，從這些措施看，左派軍人和共黨已開始

實行恐怖統治，並以反革命的罪狀隨時逮捕人民，非法的毛派份子乘機活動，盛傳破獲一個受法國和西班牙支持的右翼組織，中間偏右的民主黨領袖也遭到拘留。在這種混亂的局勢之下，控制全國新聞和工人組織的共黨，隨時可以製造莫須有的罪狀，來分化它的政敵。據「經濟學人」週刊透露，葡共在今年三月十一日的流產政變發生前，曾捏造事實，傳稱共黨將在復活節對右派軍人大開殺戒，迫使右派軍官在史皮諾拉領導下，倉促間發動政變，結果遭到當權的左派軍人救平，使左派軍人在共黨影響下統治全國，今天葡共隨時可以重施故技，以打擊其政敵，達到混水摸魚，增加其本身實力的目的。福特對於葡共勢力的日增表示就憂，曾經有記者問他，里斯本的左派政府是否應該繼續留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時候，他表示：「北約的目的在對抗來自歐洲東方共黨的挑戰，而葡萄牙在北約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如北約容忍共黨政權，那是一項嚴重的問題」，福特總統希望在近日於布魯塞爾召開的北約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蘇俄則於五月廿五日嚴厲抨擊葡萄牙社會黨，指責它不履行選舉前的諾言，並破壞國家經濟。社會黨領袖索阿瑞斯於五月廿四日前往法國出席「南歐社會主義會議」，順道訪問巴黎，與法國社會黨領袖討論葡國政治局勢和兩黨未來的關係，他在巴黎告訴「新聞觀察週刊」說，社會黨仍然忠於大選前與「武裝部隊運動」所簽之協約，同時還

指出，社會黨雖然獲得勝利，但是並未要求在內閣中加強代表權，所以社會黨也希望「武裝部隊運動」亦尊重其簽署的承諾，索阿瑞斯還特別指出：「民主政治是葡萄牙繼續進步所不可或缺的，我們不希望有一個共黨獨裁政府或古巴式的政權」。

執政的「武裝部隊運動」面臨社會黨和人民民主黨抵制內閣會議，要求減少共黨在工會、新聞和政府決策方面的影響力，並且以退出內閣，向軍方攤牌。軍事執政者在面臨這一強硬的壓力下，「武裝部隊運動」的二百四十名代表，已於五月廿六日召開一連串馬拉松式的會議，授權廿八人的「革命委員會」採取強硬手段，決定不向社會黨妥協，其機關報「共和報」也不準備再度開放。很顯然的「革命委員會」並不同情社會黨，今後除非社會黨向軍方屈服，否則就只有退出聯合內閣，使現政府繼續實行在共黨影響下的軍事統治，社會黨的命運有待於索阿瑞斯的抉擇。

## 經濟惡化葡國前途堪慮

葡萄牙的政治穩定有賴於政府的各項經濟措施之是否有效，但是制憲會議的結果，並無助於經濟發展，更由於葡共與左派軍人不顧民意，存心打擊溫和派政黨，使葡國的局勢更爲混亂。

葡萄牙自從今年三月十一日右翼流產政變之後，採取了一系列的社會主義措施，以迎合葡共的要求，首先在三月十三日將全國各大商業銀行收歸國有，接着實行保險業國有化政策，繼之爲包括電力、鐵路、民航和其他交通運輸業、國家鋼鐵公司和四家石油公司也受到國家的控制，其他有關礦業、醫藥、肥料、蠟膠、水泥、煙酒、石油化學和鹽也遭同樣的命運，到今年五月中旬，政府已控制了全國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工業，并表示將進一步採取國有化的行動。農業部又公佈一項新的立法，凡多於五十公頃以上的土地應予充公，五百公頃以上的未耕地也要悉數收歸國有。在這一系列激烈措施之後，不僅壟斷性的企業收歸國有，非壟斷性的企業也遭波及，結果新的壟斷——一切國有化開始建立。在國有化政策實施之際，軍人會不依法令濫捕工商巨子，使得資本家和企業管理人才紛紛攜款逃往國外，造成了嚴重的外匯外流和專業人才的缺乏，社會黨和葡共的領導人在接受「時代週刊」訪問時

，都曾指出目前最大的困難是發掘有經驗的人，來管理經營新的國營事業<sup>⑩</sup>，由此可見，盲目的國營事業，已造成葡國經濟上的許多障礙和困難。

葡國的工業生產，在一九七二——七三年間，約佔國民生產毛額的五分之一，自從國有化政策實施後，高級經理人員被排出工作崗位，連鎖及多國公司的外國老闆或顧問也相繼回國，無形中和國際上的工業聯繫切斷了，整個工業界陷入癱瘓狀態，目前最急需的是安排恢復生產能力，政府的一位不管部長慕拉 (Francisco Pereira Moura) 已呼籲各人留在工作崗位上，可是大家在面臨減薪、加稅、權力被剝奪以及隨時可能被排擠的情況下，無不各謀出路。

由於上述情況的結果，使葡萄牙在最近一年內，國民所得減少了百分之十，失業率由前年的百分之四點九，增加到百分之六，這個數字恐怕還有上升的可能。葡萄牙的食物有四分之一靠國外輸入，可是最近物價飛漲，平均高達百分之五十以上，連帶而來的電力、郵政、電報和瓦斯都因此而水漲船高，物價波動是經濟的最大威脅，對葡共所謂的「革命」是一大諷刺。

觀光事業原為葡國外匯的一個來源，可是去年十月以來已陷入空前低潮，物價上漲，政局不穩，使旅客減少了百分之廿以上，預定的旅客也紛紛退約，預計觀光業將受到更大的打擊。葡萄牙在國外工作的移民，按月寄錢回國者也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五，而資本外流的情形則一天天嚴重，當局雖然以百分之九點五的年利率來吸引游資，可是響應者並不很多。

最大的經濟問題，恐怕要算國際貿易了，去年輸入大增，輸出則銳減，其比率為百分之五十二比廿七，最近軍事政府在五月十四日，將最低工資由美金每月一百卅七元增加到一百六十七元，這一增加必定促進購買力，尤其食物，可是在各項生產停滯，食物又有四分之一仰賴輸入的情況，結果將更不利於出口。

葡國商品的輸出，在最近一年來由於受國際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也大大受打擊，佔全部輸出百分之廿八的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大減，敏感的國外採購商，由於局勢不穩，深怕貨物訂單無法兌現而束手不前，佔輸出項目最大的工業產品，大多輸往第三世界和東歐國家，可是這些國家由於收支不平衡，已大量減少向葡國的進口貨物，因此今後葡國的對外貿易，必須尋找新的市場<sup>⑪</sup>。

總之，葡萄牙的經濟前途，在政治混亂的情形下，將日漸惡化，經濟計劃部今後每年必須提供四萬個工作機會，才能配合勞工的自然成長，也唯有如此才能使百分之六的失業率不致增加。現政府如果繼續採取共黨的左傾政策，則歐洲國家將對它採取經濟抵制，屆時葡國唯有和蘇俄從事貿易，此亦正中國際共黨的下懷，其前途如何，實在值得憂慮。

註① TIME, May 12, 1975.

② The ECONOMIST, May 3-9 1975, and NEWSWEEK, May 5, 1975.

③ The ECONOMIST, April 26-May 2, 1975.

④ TIME, May 5, 1975.

⑤ The ECONOMIST, May 3-9, 1975.

⑥ NEWSWEEK, May 12, 1975.

⑦ Ibid.

⑧ Ibid.

⑨ The ECONOMIST, April 26-May 2, 1975.

⑩ The ECONOMIST, May 3-9, 1975.

⑪ Ibid.

⑫ 路透社華盛頓電，一九七五、五、廿四。

⑬ 路透社莫斯科電，一九七五、五、廿五。

⑭ 中央社里斯本合衆國際社電，一九七五、五、廿六。

⑮ 美聯社里斯本電，一九七五、五、廿七。

⑯ TIME, May 12, 1975.

⑰ The GUARDIAN WEEKLY, May 10, 1975.

老龍著

江青外傳

精裝全一冊  
新台幣貳佰元

國際關係研究所代售

郵政劃撥三四三六號